

有关父母的点滴

■厨人

一转眼,我父亲去世四年多了。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想起父亲,总有一种愧疚,觉得我还没让他享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他就撒手去了,这对于做儿女的,何其悲也!

父亲生于1935年,兄弟两个,爷爷做小生意供父亲读书。大伯呢自然没有文化,但为人豁达大度,这一点比父亲强。在我有关童年的记忆里,大伯很疼爱我。然而父亲脾气不好,和大伯合不来,也跟爷爷奶奶经常吵架。父亲是淮师毕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到郸城宜路乡教学,认识了母亲后便随人一起去甘南支边。因为太冷吧,父亲冻烂了右脚的小脚指头,于是跑了回来。回来却未能再去原单位教学。他和母亲辛苦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个,别的没有留下太多。一个农民,在那种一穷二白的年代,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呢?

我记事起,父亲还在我们村里教村小。所谓村小,就是幼儿园加学前,然后去大寺小学上二年级。父亲教村小也没有多久,就被我们家前院邻居叫大牛的顶了位子。

父亲不教学了,自然得下地挣工分。父亲脾气越来越坏,多是跟母亲吵跟母亲打,其实,母亲脾气也不那么好,父亲打骂,她不让,他们打骂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在一边哭。我那时有多大呢?三岁还是四岁记不住,总之,小时候记忆里父母亲经常吵和打,有时还会同邻居吵。一直到我已经在地委档案局上班了,他们还和我的堂叔一家又骂又打。父母自然是人单力薄,屡屡吃亏。我虽已经长大,但又不能下手帮父母去和堂叔拼命,又加上二弟在学校里偷骑别人的一辆自行车,时逢严打,被判了七年,

父亲母亲更是让人看不起。

有一次堂叔一家将我父母打得鼻青脸肿,我听说后,回去找到原生产队会计按辈份叫狼叔的,让他转告堂叔,这一次我不再追究,若还有下次的话,我绝不轻饶他们。也可能是我这最后通牒起了作用,自那以后他们几乎不再生气。那几年我心里很多时候都在责怪父母不能与人和睦相处。那次父母被打后,我也对父母说出狠话,说打死他们我也不再掉一滴眼泪。也许我那句狠话对父母多少起了一点作用,父母从此再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

那时,我总以为是父母脾气都太过倔强,受不了别人一点小气,所以常常同人家吵架打架,因为他们这样的“恶名”,也让我最初的一次相亲和之后的恋爱受到影响。是啊,哪个女孩愿意找名声不好的公公婆婆呢。当我同一个叫晓冰的女孩谈恋爱时,当时我认为关系最好的两个朋友,竟然在背后说我父母种种不好。

现在我理解了父母,并为自己曾经一度非常厌恶他们而深深自责。父母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抗争,为了自己孩子不受欺负而战斗,如今想来,父母何错之有。

父亲最初受的挫折,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如果继续教学,或许就不会同别人以及同母亲生气。

问题就在于此。

这些年来,积聚在我内心深处的怨恨,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冰释。我知道了自己的很多不该,我想从此对母亲百依百顺,让母亲幸福快乐,以此弥补自己的过错,或许,我这样做,也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游云台山咏怀

■朱社会

游云台山

山在云中游,奇彩丹霞流。
吉祥幸福意,布衣与王侯。

小寨沟

奇石盘且耸,清泉唱亦欢。
沟壑千仞岗,挺进太行山。

药王

抑或是隋唐,时光流且淌。
三生石上意,至今思药王。

红石峡

迥异幽且深,遥冥亦无垠。
垒垒凝血石,无言述迹痕。

瀑泉峡

大刀猛劈向深山,惊回山神回首看。
疑惧慌乱前朝事,泪如瀑布向深渊。

茱萸

遥想登高是几人,搔泪独思故乡音。
山中犹有秋凉意,隔山回眸已千瞬。

游鱼

溪水清且浅,银鱼游亦欢。
堤岸人拍照,水中鱼正看。

挚友

挚友携酒至,小酌青山畔。
儿时童稚戏,犹记是当年。

唐王试剑石

唐王今何在,试剑石已开。
千山急忙走,共赴明天来。

寿桃石

蟠桃入人间,甘露灌尘凡。
苍翠掩映里,恍然已万年。

叠彩洞

洞深幽且远,千夫凿百年。
粒粒碎尘埃,自在世外天。

韩愈

文起八代,开创未来。
执笔千古,无人替代。
父辈流芳,子嗣仙台。
来去浮云,韩氏不衰。

子房湖

青春当时刺秦王,遁逃此地思安邦。
苦苦频繁天下计,识得无赖是刘邦。
(注:相传张良刺秦王避难到此。
旁有子房村,皆是张良后代。)



剃头

■丁志阳

二月二,龙抬头,人们喜欢在二月初二这天给孩子剃头,为了在新的一年有个好兆头。二月二当天,大小理发店都是高朋满座,生意兴隆,剃头师傅从早到晚给大人小孩剃头,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我们老家剃头的井喷日子是在过年前的几天。农村人讲究正月里不兴剃头,正月里剃头死人。正是出于对舅的尊重,无论如何要在年前把头剃了,“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吃完腊八饭,大人就开始催促小孩去剃头。小孩子们玩性较浓或者还没放寒假,不拿剃头当回事。眨眼就到腊月二十几,再去剃头就需要排长队了。剃头师傅在村子里当街把摊子支起来,甚至占用了去屎茅子的时间,到天黑也剃不完的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现代化,电的普及率不高,主要用作打面不用作照明,晚上没法剃头,当天赶不上剃头的只好第二天起早再去。

小时候,农村物资匮乏,不像现在三天两头用洗发水洗头。很多男孩子长期不洗头、不梳头,很容易生虱子、虮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剃光头可谓是釜底抽薪。摸光头、拍光头是当时大家共同的爱好,谁要是剃了光头走在路上就可能突然从后面蹿出一个人在你头上摸一下,而且还念念有词:“我的技术高,剃头不用刀,大手一扒拉,成个电灯泡。”

初中的时候,就不愿意让包村的剃头老师傅剃头了,每次花五毛钱在集上剃头。集上的理发店设施很先进,冬天有煤火炉子烧热水,夏天用自来水龙头,不用自己再

去压水井接水,很方便。剃头前,理发师傅亲自给顾客洗头,免费提供洗衣粉,把头发洗干净。那洗衣粉真好,抓一小把就能满头都是泡沫,很多人愿意选择这样的理发店就是冲着洗衣粉洗头去的。当然,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年轻人也自己带一小袋更高级的洗头膏,理发店的师傅也乐意,毕竟能省一小把洗衣粉。

高中时进了县城读书,于我来说那算是进了大城市。农村学生为主的高中,学生基础比较差,为了能多考上几个大学生,学校只好恶补知识,大量占用休息日上课补习,一个月才让学生休息一天。休息时间短,只好问在县城生活的同学去哪儿剃头。那位同学很骄傲,亲自领着我到县城最繁华的地方让开眼界,指着一个温州发廊说:这家理得最好。在他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在那么高档的理发店剃头,剃完头结账,居然两块五毛钱,贵得吓死人了!我同学见过大世面,连忙说:“不贵!不贵!”高级理发店都是这样的。

儿子出生后,处处都要体现父爱。我买了一个婴儿剃头推子,专门给儿子理发。给儿子剃头我有两个拿手绝活:第一是剃光头,第二是剃光头仅留“呼歇盖”。儿子第一次剃头是在孕婴馆里让人把头发剃下来做胎毛画,从第二次就是他爹亲自操刀。儿子不会走时,给他剃头不费多大劲,左手摁着头不许乱动,右手拿推子,三下五去二,就把头剃得光光的。儿子会跑了,剃头的技术也要与时俱进,要提前告诉儿子爸爸不上班时就剃头,让他有剃头的想法,剃头时直